

四明映山红

陈荣力

岭岭忬忬,岩坡崖谷一样,四明山区的山岭、峰峦、村庄、田畴到处都洒下过烈士的鲜血。

父亲平常很少谈及那段历史,但去四明山看映山红时,他的话头不断线。一次去看映山红,父亲领我到桃花岭祭扫一位烈士。站在那座简朴的坟茔前,我才知道烈士叫成君宜,是浙东游击纵队警卫大队的教导员。

成君宜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来到四明山。1944年初,成君宜写信给在上海做医生的恋人徐志远,说根据地伤员多,急需像她这样的医生。然而徐志远一到四明山,却接到了残酷的噩耗:就在几天前,成君宜与98位指战员在梁弄前方村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年仅23岁。继承战友的遗志,徐志远在四明山留了下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医。

那天,父亲采了一大捧映山红,放在烈士的墓前。对这个在四明山流传颇广的“红色恋人”的故事,父亲还有另一层情愫。父亲刚参加浙东游击纵队时,年纪小,文化也不高,是成君宜教会了父亲唱那首“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的新四军军歌。

父亲不知道,“红色恋人”的故事后来又有了延续。1945年10月浙东游击纵队北撤

后,徐志远转战苏北、山东,解放后一直在青岛工作。几十年过去了,徐志远始终牵挂着成君宜。2006年10月31日,徐志远逝世,骨灰移葬成君宜的墓旁,实现了她陪伴战友、长眠四明山的夙愿。

我再次去桃花岭的时候,已是父亲离去数年之后。那天我采了两捧映山红分别放在成君宜和徐志远的墓前。望着镌刻着“成君宜烈士之墓”和“新四军老战士徐志远之墓”的墓碑,我一时不能自己。我相信,长达四年半的敌后抗战中,那些发生在四明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故事,无论流传颇广还是鲜为人知,总像年年盛开的映山红一样,始终不会因岁月的变迁,而湮没而流逝。

1944年秋季,四明山区作物严重歉收,冬季又遇奇寒,饥荒像一场野火蔓延四明山区。灾情就是命令。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吴山民等联名在《新浙东报》上发出《春荒急赈捐启》:“绝粮断炊,生人所不能堪;困饿待毙,举世所不忍闻。密迩山区,春荒深重,共筹赈济,宜所同情。”根据地党政军迅速行动起来,一场捐粮捐钱、节餐缩食、赈济春荒及生产自救的运动,像映山红一样开遍四明山区。

各专署、县、区一方面发动山民大量种植杂粮,建立山货收购运销渠道,派出帮工

队,采办耕牛;一方面成立救济会,开办公营食米店,倡议贫富互助……依仗根据地军民的和衷共济、同克时艰,1945年6月,这场四明山区罕见的春荒基本得到缓解。

据一位老人讲述,那年四明山的映山红开得特别猛,也谢得特别迟。万物皆有灵性,四明山的映山红也是军民赤诚的血肉之情凝聚的、绽放的。

十多年前,一个映山红盛开的季节,我陪一位长者去浙江医院看望昔日曾任中共四明地委工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朱之光老人。祥和朴实的朱老得知我们送他的映山红采自四明山,我又在搜集四明山根据地的史料,十分开心。他讲了一个故事:在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指导员林勃不幸受伤被俘,残忍的日军在林勃身上连刺了17刀。烈士的尸体被抢回来后,林勃的恋人、也是新四军女战士的余也萍悲痛难抑,她连夜用红绒线将烈士血衣上的17个刀洞,绣成了17朵映山红……

映山红,学名杜鹃。作为一种分布颇广的落叶灌木花卉,除了南方的山区和丘陵多可见到外,在不少街道、公园、小区等地,杜鹃花亦是常客了。但在我的情感认知中,只有生长在四明山的,才配得上“映山红”这个热烈、深情、浪漫的名字。

心香一瓣

春天的浙东四明山如绚丽的调色盘,而那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一群群开满岩畔、岭坡、岙尖、谷底,映山红野的映山红,就是最抢眼夺目、鲜艳赤炽的朱礞和胭脂。

春天去四明山看映山红,是我的一个惯常节目。

父亲在的时候,陪父亲,不,是父亲领我去看映山红,通常要一两天。出生于浙东四明山区、17岁就参加四明山浙东游击纵队的父亲,对那块土地的感情和熟稔,是我难以企及的。所以除了看映山红,父亲总要去其他几个村庄、岭岙转转。每次回来后,父亲也总感慨:“这么多年了,映山红一直没变。”我知道父亲这样的感慨既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念想,也有“看今朝旧貌换新颜”的欣慰。最后,父亲都不忘叮嘱一句:“记住,四明山的映山红是鲜血染红的。”

父亲的话并非虚言。作为十九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1941年5月至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四明山等四个地区近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对日伪军开展了大小643次战斗,歼敌近万名,1000多位烈士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就像映山红开遍四明山的

艺境



布面油画《富春山行之二》(局部) 蒋梁 作

双溪古渡映落霞

宋 玟

元754年,魏万在江苏扬州见到了53岁的李白,两人相见恨晚,连绵数日秉烛畅谈。李白专门写了一首《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回顾了他们一起走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其中就有双溪渡:“径出梅花桥,双溪纳归潮。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

双溪最繁华的时代当数宋代。随着宋人南迁,文人墨客常聚婺州。南宋主战派官员、词人韩元吉,于1174年和1178年两次出任婺州知州,与金华人、时任丞相的叶衡交往甚密:“登临自古骚人事。惨慄天涯意。金华峰顶做重阳。月地千寻风里、万枝香。相君携客相应记。几处容狂醉。双溪明月乱山青。飞梦时时犹在、最高亭。”

这首《虞美人·怀金华九日寄叶丞相》作于1174年的重阳。韩元吉在吏部尚书的任上遭到弹劾,被贬金华,而叶衡也刚当上丞相,两人在重阳这天偕同宴游,登八咏楼,畅游双溪。这首诗看似写景畅饮、无拘无束,以波澜不惊的心绪接纳一切,但内心是惨淡伤感的。当时,为官环境复杂多变,官员借景抒情以排遣心中的孤愤。

将双溪的景色写得最细腻、最倾情的要数南宋官员梁安世了。梁大人是丽水人,万历《金华府志》引录了他的《双溪二首》,这是他两次经历双溪渡口时的不同感受:“春霖涨合两溪平,雪浪中浮桑柘青。南市唤船撑未到,一番蓑笠满津亭。”绵绵春雨中,双溪水面升值,平阔浩渺,雪白的浪花随风浮扬。正值农忙时节,田野升腾起薄薄的雾气,岸边桑叶青青,弥漫着一种氤氲之美。从南市唤来的船只还未驶到,雨中他身披一袭蓑笠,伫立在渡口的亭台中欣赏眼前的景色,独具画面感。

他的第二首诗又是另一番场景:“岸高平步远汀沙,落水梢头乱乱鸦。舞动双龙金锁甲,兰泉影外晚红斜。”这是一个秋季,他漫步在双溪高高的堤岸上,正巧斜阳西坠,

仿佛金色的锁甲,挥洒在双溪蜿蜒的飘带上,如双龙舞动,涯岸影影绰绰的兰草也被霞光笼罩着,如梦似幻。远望着汀上的沙洲,几只白鹭和野鸭,或纷飞,或停栖,光韵下它们轮廓清晰,自带光环,舒卷的身躯舞动在了落了叶的树梢之间。今天来读这两首诗,仍有着如临其境的灵动之美,感受到双溪春的妩媚、秋的绚烂。

双溪水在辗转与迂回中流淌,时间到了清代,双溪渡留下的不仅是诗,还有许多故事,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意象和意味。

1888年,长白山人继绍庭到金华担任太守。他上一任就来到丽正书院,看到如此低矮简陋的书院,继太守马上下令扩建修缮,并选取书院优秀的学子,减免学费,给予生活优待。为了减轻百姓税赋,他不惜顶着压力,奔走呼吁。呼应百姓要求,重建城隍庙,并针对金华人多地少、失业人员多的现实,在市政项目中,大量招募闲散用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城隍庙的建设。1897年,继太守被调至省里任职,百姓和官员都舍不得他离开,双溪渡口帆船布满江面,大家沿江而下,跟着送了百里路。

这是发生在双溪渡口难得一遇的盛况,也是那个统治阶层权力式微、社会混乱、百姓艰难岁月的境况下,形成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社会共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双溪渡更多见证的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这让我想起云绣的故事。

云绣是我外婆的姑姑,出生于1864年,从小能熟读古诗、练习书画。自小父母就为她选好伴侣,是广东岭南盛家的一帅小伙,但云绣十七岁这年,突然从福建传来未婚夫病亡的消息,云绣伤痛欲绝。听说婆婆因思念儿子卧病在床,云绣要去为她侍奉汤药,尽儿媳的职责。家人物不过她,第二天清晨,一艘船停靠在渡口,家人送云绣到码头,

干嘱咐万叮咛。双溪清澈如明镜,云绣张帆船而离去。

云绣由此改名“香山盛氏”。1884年,法国军队入侵福建马江,船厂受到轰炸,云绣也做好了遭遇不测的准备,将她所辑录的《列女诗钞》以及自己的诗作和画作烧毁。1890年秋天,云绣回金华安葬完父亲,乘船返回岭南。此时双溪渡口江水枯竭,船行缓慢,云绣坐在船舱中,给来送行的弟弟讲述立身行事的诸多道理,过了一会儿,她仰望身后的蓉峰,凄切地说道:“故乡的大好山色,恐怕我来年就看不到了。”回岭南不到三个月,云绣便生病去世。当地为她兴建了一座贞女坊。

双溪渡口就在古城墙外,小时候进进出出经常路过,但已经见不到船渡踪影,这个曾经的繁华处渐渐地被人遗忘了。随着金华对古城的保护和开发,当年一些古城居民生活的元素和标志性设施,特别是宋韵文化中的一些历史遗存,又重新进入人们的眼帘,感受古城的前世今生,古渡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我迫不及待去浏览。碧水蓝天,临近黄昏,古渡公园的亭台楼阁、旅店、客站像似镀上了一层金铂色,一抹怀旧的味道,令人流连。不一会儿,夕阳西下,天空变幻出无数色彩,满天晚霞晕染着双溪,散发着洞穿千年的幽光 and 神秘,仿佛打开了密码,看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晚霞酿造出的双溪古渡,既有摹古味道,又有时尚气息,在一片包容和安静中,让人生出许多奇思妙想,折射出这座古城的历久弥新。



踏歌行

这一坏泥

——为慈溪上林湖越窑青瓷而作

罗品强

这一坏泥
肇始东汉,揉入魏晋
溶进隋唐,倾注宋元
布白明清,千年文明留作胎记

这一坏泥
荒蛮与开化揖别,腐儒与神奇跨界
僻山冷湖边,千峰翠色来
青烟紫焰上,九秋风露开

这一坏泥
水与汗配伍,火与魂熔铸
晨雾暮霭中,催生代棹声声
雷霆电闪下,追随炉火熊熊

这一坏泥
变身金蟾折桂,捻成玉壶藏天
灵动的俏指,幻化多彩梦想
哎呀的坯盘,转动人间风华

这一坏泥
吮吮日月精华,接受淬火洗礼
承载窑工企盼,着竹碧梅艳兰幽菊醇
著春绿夏盛秋实冬白,秘色蕴成

这一坏泥
走过千年风尘,荡过异域浪花
越过盛世繁华,上林湖畔奇珍瓷
收藏天下古今,际会风云世界

浮生闲记

见素抱朴

潘育萍

一条路脚在走,一道堤花盛开,一个人观风景。我在西湖堤岸,心在风景流淌,自然的景,人文的景,心情的景……

书法家赠我幅“见素抱朴”墨宝,挂在书房成为镜子,好风景到心间:“见素抱朴”是行世做人做事之根。根扎得越深,树就越大,叶就越茂,生命力就越强。这顽强的生命力,扛得住狂风疾雨,扛得住天地寒流,扛得住岁月流年。

见素抱朴的镜子,照亮了我的生活,照亮了我的眼界,照亮了朋友圈新视角。

朋友中事业有成,生活和美的很多。仔细琢磨共同特点,他们现其本真,守其纯朴,不为外物所牵。

出身于贫苦家庭的朋友A,18岁那年步入人民军队。A在部队的大环境中,潜心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融入实践学以致用,高度自律、高度敬业,严守底线、践行高线,人生一路腾起,逐级被提拔。有熟悉的人笑言,有好事都与朋友A结了缘。我私下与A友情交流,方知他也有逆境寒潮:其右侧肺部有大片钙化区,与其共生共存多年,每逢阴雨冰雪天总是低烧难耐,咳嗽不停……

我问,怎么就治不好这疾患?A说:这属于特殊时期特殊的往事。直至时局进入新环境,A才得以重返工作岗位,直至光荣退休享受晚年生活。

出身于富商家庭的朋友B,22岁从国外商科大学毕业后,回故乡接过父母创办的家庭企业发展治理接力棒,一边学习国情省情企业情;一边去省内外相关企业考察学习;一边找家庭企业骨干逐一谈话。熟悉大环境、吃透新政策、倾听员工声,年年干下来,B开始逐一落实所掌管家庭企业的发展规划、工作要点、项目策划、人事调整、市场营销、慈善救济等问题。

B和我谈道:现在的民营企业竞争“压力山大”,如何引进人才、成就人才、团结人才、留住人才,可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重中之重。前段时间,C企业有位中层骨干患了白血病,按照原有规定必须调离工作岗位。B不认同这一规定,他说员工辛辛苦苦为企业工作,得病就该由企业出资助其治疗。若治愈了,员工可以更好地工作,利人、利企、利发展、利长远;倘若无法治愈,对员工和家庭终究也是一个交代。人吃五谷得百病,谁能保证自己一生无病?没有人文关怀的企业要不得,员工病有所医应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色做法,必须做,且必须做好、做细、做实、做到位。

书香门第出身的朋友C,毕业于国内大学中文系,业余勤学苦读,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诗歌、散文、小说;撰写了很多电影、电视剧本,并都被拍摄成了电影和电视剧。C早早就被国家作协吸纳为会员。有次我和C一同出差,只见一米八个儿的C坐在我前排,顶着烈日向车内射入的强光,不停书写。

我好奇地问C:“在写什么呢,那么投入?车里视线不好,不要写了,对眼睛有害害!”C微笑着回答我:“我已经习惯了‘马路写作’。在省级机关工作,出差坐车去基层的机会多,时间长,将这些机会和时间叠加,可就是一个长长的创作期,且不易被人打断思路。”

细聊之后我发现,其多部散文、诗歌、小说作品集,就诞生于“马路写作”。这有意提笔无意行文,竟成就了精彩的创作历程。我从中悟出感觉:写作是一项智力运动,写不写是毅力问题,在哪儿写则是自我适应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写作的基础问题或者是本色问题。解决好了,写作也就夯实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C的诗在世界诗坛获得大奖;C的电影、电视剧本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放,在省市卫视多频道放送!我经常见到的C,却总是那般模样:身上穿的衣服,从来价位都不会超出200元;肩上背的背包总是泛着淡淡的旧;与人一起就餐时,总是嘱咐着光盘行动;坐在车里提笔写作时,状态投入,一如既往……

朋友ABC,他们的情怀境界,让我学有榜样,让我行有师范,让我平和简静,让我见素抱朴。

走进见素抱朴的天地,就像走进自然的大美里,人在这风景中成风景,“骑行即访奇名山”的自在,就到了我们的眼前。